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三　宋杜大珪編

余襄公靖神道碑　歐陽脩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盖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䘏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葢褒有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曽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贑縣尉書判抜萃

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刋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歴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獘以修百度既已

更用二三大臣又増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歴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

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敵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

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
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
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
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
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
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
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
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

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服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

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州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

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恵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刋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仕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　仍世不顯　奮自襄公　有聲甚遠

始興開國　襲美于前　兩賢相望　三百年間

蹕欒襄公　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　官有言責
左右獻納　姦諛屏息　慶歷之治　實多補益
逢時有事　奔走南北　功書史官　名在四國
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　小人之讒　公廢于里
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　威行信結　嶺海幽遐
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　殞于中路
返柩來歸　韶人負土　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
以貽來世　匪止韶人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畢仲游代范純禮作

故觀文殿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贈兵部尚書威敏孫公既葬之十有二年其子之文欲為公墓隧之碑乃抵高平范純禮泣血再拜而言曰願銘我公之碑純禮曰嘻昔先正太師嘗與威敏誌其父而吾先文正與威敏乃景祐至和之間出入內外事仁宗皇帝久同忠義之人也純禮聞公之事而不敢忘銘其可辭乃序而銘之序曰公諱

沔字元規會稽山陰人也少孤隨其母家許下以孝聞
天禧間舉進士得官為趙州司理參軍開封府扶溝縣
主簿保靜軍節度推官號為能吏改著作佐郎遷秘書
丞用韓億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將奉冊
中宮而明肅太后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從之
三司判官許申薦方士能導引行氣公上言氣行於身
隙不在大呼吸之間或紉而為患是詭道也申素無行
不知力耕以圖報而援詭道以市恩寵罪在無赦乞斥

遠方士置申于理從之會孔道輔先文正公以言事謫去而布衣李安世上書其言皆市井事不實下吏公上言安世誠有罪而欲天下戶知之亦難人見道輔范某方以言事謫去而安世復以上書得罪當以重法則安世之罪人不以為訕上而以為納忠陛下之法人不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願寛安世以慰天下之望乃謫知潭州衡山謫未下公復上書論視朝雙日之制曰雙日之制行於一歲三百六旬廢其半也而誕辰嘉節休日受

聾又廢三分之一然則一歲之中視朝者纔百餘日耳而大臣奏事殿中率漏下數刻而退天下之務豈不曠哉因極言事得失乃復謫監永州酒徙通判潭處楚州召為左正言同知諫院公入諫建言治道之本在家並后之寵漸不可長請立貴近夫人為宮師以肅內政又言內侍遷官不以次非故事可止都知押班舊班閤門引進之下令序於上可復內降之出斜封之弊也可革其年二月豫王薨仁宗皇帝欲厚葬之期以五月公言

啓土隴山期日迫難就非特此也自元昊盜邊三司力屈令一品之奠其飾頗繁而祔葬者復衆非五六年計不可是又益一邊費也元昊之寇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役工倉猝之際悉力幸災以驚邊吏則重為陛下之憂豈可不慮願緩奠期以俟西事之定書凡再上是時上悼豫王甚人莫敢言者公獨言之自如也元昊使高延德奉書至延州聲言請和而猶載所僭位號名而不臣是時先

文正公為延州帥以書責而還之聞諸朝執政議不一故曰范某可斬也公言范某有時望士多歸之令為邊帥得士卒心元昊之所憚故使延德奉不正之書至塞下欲間范某而去之令執政之議不一如使元昊刺知佯為交結之意而致慢言于朝則范某逐是元昊之計行也居無何元昊果使延德奉書至闕下有慢言如公所策先文正公纔降一官知耀州西師未解上日夜以為憂乃移永興軍夏竦知鄜州陳執中知涇州各為路

分總統以應敵公曰西寇可平矣而北敵不可不備乃
上言陛下勞心於西而隙在北邊隅之人見利忘義誓
書不可常守也願移高經宣守定王果守瀛何九齡守
安肅和琳守真定更選良吏居貝冀洺益團諸州步騎
屯於真定高陽大名三州則誓書始言可守矣先是京
師久陰不雨蒙氣蔽日公言傳稱皇之不極厥咎常陰
必有下人謀上者願陛下嚴左右察姦謀以消天變未
幾北人果遣汎使叛盟而禁中衛士竊發捕得伏誅公

既見事輒言無所迴避上倚用之而權倖側目乃薦田
況歐陽脩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遂
遷工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遷起居舍人
陝西轉運使就除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移環慶路
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徙知渭州復知慶州當大閱軍成
列矣公按轡徐行不前遂罷而天大風折木塵霧晝晦
人方服公而不之測也會杜祁公富韓公先文正公相
繼去徙知陝州移河東路轉運使除龍圖閣直學士復

知慶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丁內艱服除為陝西都轉運使知徐州遷右諫議大夫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掠廣州官軍數敗中書不時以聞公適過京師入見仁宗皇帝勞公且曰智高反吾欲畀卿以南事令南事稍息西州之寄秦為重卿其行也公頓首謝因曰誰告陛下以南事息者臣聞智高掠邕廣收寶聚以億計日縱酒高會亡命歸之者不絕臣料之南事恐未息也居

一日楊畋蔣偕軍敗聞上謂左右曰孫某固言之矣遂
還公以為湖南江西安撫使智髙既掠廣州移兵北首
欲度嶺江湖以南皆驚人心洶洶公聞乃檄江西湖南
令極辦營宇犒賞大軍且至人遂安不揺智髙亦不敢
度嶺行至鼎州詔以公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而以樞
密副使狄公青為宣撫使自智髙反諸將用兵各以所
利進退而無節制故數敗公至下令曰出兵而無節制
遺賊擒也自今已往一以節制從事不用節制而勝猶

敗也狄公青至問公曰事將何如公曰欲知我之勝負則料敵得失可也為智高之策有三遷兵巢穴伏而不出上策守邕州以老我師中策揀其衆進戰與我較一日之勝下策然智高猝起官軍數敗横行嶺外有驕我心戰勝而驕輕與我戰不難敗也狄公青大喜然之軍行至歸仁智高果棄邕州出戰先是公辭未行請挾騎兵為奇不許既行踰嶺使更製大刀長斧雜短兵用之人亦以為非是狄公青來始益騎兵三千及戰歸仁望

智高軍皆翳蠻盾翼兩襟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乃先伏騎兵於山間而更用短兵搏戰得所製大刀長斧襟盾始破散所伏騎兵亦繞出智高軍後鏖之呼聲動山谷蠻人死者過半遂大敗智高率其餘衆逃入海嶺南平公自為御史臺官數引大體言事天下稱之後去言路外徙稍遷至侍從帥邊滋有時望國家有緩急未嘗不在選中及平智高入見仁宗皇帝解所服玉帶賜之遷給事中且大用矣而公固請居外治民得杭州至雎

陽召還為樞密副使公既在位益感激任事數為上陳治道及論列它得失每言輒盡有不悅公者會貴妃張氏甍治喪皇儀殿詔葬為園陵禮官謚曰恭德公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而郭氏張氏二后不聞有謚今謚妃子曰恭德雖禮官之罪而實貽譏于陛下因論皇儀治喪詔葬為園陵非是遂改謚溫成園陵亦罷已而詔公讀溫成哀册公奏言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而溫成追謚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異日

執册立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某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置册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遂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歲滿加大學士知青州麟府將郭恩輕出軍敗乃以公為觀文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過鄭而夏人之使適至州除館以待之公止其館未行州將以告公曰彼陪臣也豈吾所當避者不去州改館以待夏人夏人亦不敢言未至河東是時虜占有麟州故地爭不已公至乃徙其

衆逺去後陰遣閒至河東捕得公遺金帛而還之夏人亦畏公不敢近邊初公守杭州州人喜浮圖法男女晝夜雜會其徒因伏匿為姦遂以成俗公出過市中有塔廟甚麗公命撤之皆重扉複墻得亾逸婦女百數因併捕其徒置於法杭人懲艾俗遂革而其罪人散去往往造為飛語以中傷公會樞密使田況病參知政事王堯臣甍上問公所在欲召用而言者果以飛語聞上上不信封其章示公上適小不豫言者乘而益讙遂罷河東

知壽州道貶寧國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光祿卿分司南京起知杭州公不起而請老遂以禮部侍郎致仕居符離明年英宗皇帝即位侍郎富文忠在西府薦公材略絕衆不畏强禦而輕進退今雖老矣猶壯也可用英宗亦雅知公名遂以資政殿學士起公知河中府詔趣上道辭不獲入見英宗以官召之而不名也比退日晏改觀文殿大學士知慶州徙知延州道得疾聞上上使中貴人挾醫視公賜黃金良藥公泣曰老臣蒙上知未効

犬馬而病死目不瞑矣四年甲申薨于鄜州年七十一
公為御史諫官有名及平智高之亂人以古之將帥處
之後為樞密副使爭温成事罷去人又以古之輔相期
之然公天資警絶敏于事尤能决煩去惑方事至前衆
持難相倚徘徊未有所定公至出片言遂以無事其為
政尚方略耳目人莫能測知縛制强豪一切以理為人
所稱道在符離時莊獻明肅太后共政州守江鈞有壁
言於坐中為通判者欲上其事州官皆往謝之至再拜

而請不許公獨後至不拜通判怒乃曰而與守同耶公曰守令謫去異時之資也公令焰守異時無葬所矣通判悟大恐返謝守而與之歡在慶州時特支絹帛惡軍中口語藉藉公聞之大饗士優人以估帛為俳語以進公召謂曰邊城無警士衣食縣官不見敵數蒙上賞賜未知所以報効而汝敢以上賜為戲可斬也令姑赦汝死竄之軍中帖服皇祐五年契丹使來請曰願觀廟樂而歸上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祀享不作請以是告

之公時在西府乃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願使告之曰
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詠歌之也使者能留與
吾祭則可觀仁宗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人嘗任外
官率宅武臣上書乞遷仁宗曰法不可得也訴不已仁
宗以語公公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邊某
軍當給帛汝不時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
人又問曰某人戰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
也故不奏公曰而能知此而返自為何耶皆惶懼再拜

趨出初至杭州屬縣令來謁請辭公曰吾欲與令從容余杭令黄世永曰前日縣有剽行路錢六十萬者請往捕之公曰無煩令往也翼日張宴賔客滿堂坐未定捕盗者已得盗至矣桐廬遂昌民楊日用以滑居鄉里人患苦之令尉至者必與之交而行其私否則持其長短陷之前後所陷令尉甚衆令沈紳免官過杭州問其故紳具言為日用所陷公曰此可治也乃使吏受紳辭檄桐廬捕日用屬吏其子私與鈐轄吏宋昇飲酒酒酣出

黄金一斤以遺昇酒未竟公使人逮捕昇至廷問楊曰
用事汝預也昇曰不預然則酒酣遺汝之金以何事也
昇情得皇恐謝即黜日用并其子流之昇亦抵罪杭人
以此畏公重足一跡不敢為姦雖窮里空舍皆如公在
其旁滕甫楊忱游公門以材自負不信曰是安能皆知
之乃相謂曰居明日之湖上游蘭若素約而不往若縱
飲而行博公安能知我哉及其往未坐有呼於門甚急
曰公使人遺二客持小奩發之五木也大驚乃服公之

筭也故相國王珪嘗誌其墓凡公之行事與三代封爵
贈謚所娶所生之子皆誌之矣故今專序公出處進退
之本末有畧之者以其見於誌也其異於誌者子之文
今為承議郎管勾杭州洞霄宫㓜女適朝散郎司勲郎
中莊公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孫男長某早亡延壽為
豪州司户參軍延實延宏延通延祖未仕孫女之長者
適前進士黎礭而子之文集録公之詩文章奏議為集
二十卷藏之家銘曰

在昔仁祖　好是文武　文而臯益　武也方虎

德名參會　熈我王度　在時威敏　出以類鳴

作而有言　如金奏廷　沄沄谹谹　衆耳以傾

嶺蠻睢盱　我則鑠之　夏童陸梁　我則斥之

以言以功　帝用識之　識而在位　正直是謀

有猷有言　天子之休　公言孔嘉　昧者是疑

或違或行　公守不移　奉冊而告　置冊而辭

辭而抑抑　南國是式　惟蠹是抉　惟姦是擿

擿姦抉蠹　人莫予測　窮里突奥　如公在側

既用而張　亦毁而拆　毁而譽還　如火膊膊

今雖逺矣　而猶不殁　非昴而名　有山之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四　宋杜大珪編

歐陽文忠公修神道碑　蘇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茍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

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

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

乾德令復為武成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陜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厯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盖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

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敵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敵巢穴河内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敵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敵

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

後生變與公相遇於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冨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邉州頼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壮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㑹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

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
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
見鬚髮盡白上恠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
内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
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
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
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
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

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歷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士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險怪知名

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
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
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
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
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
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
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
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横壠故道

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横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

當國主横墈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

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

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賛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

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令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

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令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内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于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未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

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污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辭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熈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

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顧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
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
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
以髙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
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
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
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

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頴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

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

傳之後子思孟子荀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闢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

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
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戲自孔子至今
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
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
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
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
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寛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
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

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令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盖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禄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愻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

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荀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亾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險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柅之　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
僨而復全　惟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亦何知　言恐不深
潁水之濵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髙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五　宋杜大珪編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王珪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于州未幾以薨聞天子盡然輟視朝二日發哀苑中贈中書令太常誄行謚曰武襄既葬于汾之西河有詔史臣以刻其墓隧之碑臣謹案狄始周成王

封少子於狄城因以為氏其後代居天水至梁文惠公乃大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公實西河人贈太傅曰應之於公為曾王父是生真贈太師太師生普贈中書令其配曰兖國太夫人侯氏公其次子也諱青字漢臣生而風骨竒偉善騎射少好將帥之節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數無功自散直為延州指使延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出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

崖木匱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戰大小二十有五中流矢者八斬首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槖駞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三堆杏林原遂畧宥州之境屠盤默緌香摩尼桑羅等族燔其積聚數萬廬舍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要害使不得闌邊以功亟遷至泰州刺史涇原儀渭兵馬部署經畧招討副使上欲召見公會寇薄平凉因命圖

形以進由是天下知公名公提涇原之師威震羌夷旣而曩霄復稱臣西陲少事矣乃以公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定路兵馬部署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恵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天子顧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爲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酋儂智高僭竊服號以盛夏舉兵陷于邕州濟舟而東又陷沿江

九郡進圍廣州力屈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湖之南人心為之蕭然公於是抗章請行又因侍上間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顧無以報國今遠夷跳梁不足為陛下憂願將銳兵數千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置廣南盜賊事加檢校司徒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厚甚先是蔣偕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闘志明年正月自桂林次賓州會廣西鈐轄陳曙者以步卒

八千潰于崑崙關公即按陳曙以不應令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咸以軍法誅之衆莫不惴恐既而頓甲軍中又下令且調十日之糧或莫能測賊使人覘吾軍而還黎明遂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絶崑崙出歸仁鋪先自為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逆王師以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乘鋭确吾軍公親執旗鼓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意時會暮賊前後不勝敵遂大敗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偽裨將黄師宓儂建忠等五十七

人沒于陣知高夜縱火城中而遁明日破賊入城獲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戲下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皆慰遣以歸又斂羣屍築京觀于城之北隅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神龍于楯仆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有欲為公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智高敢誣朝廷以貪功邪二月班師遂曲赦五嶺又布德音至于江湖之南公還為樞密副使進位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賜第城南一區子

悉優以官公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勤勞何敢拜君命上固以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倖不可撓以法上眔訪以邊機嘗從容陳所以攻守之計天子深然之晚以盛滿為戒思避時柄遽終于陳州享年五十公為人慷慨尚節義有大慮謹密寡言外剛重靜銳而內寬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其行師必正部伍營陳明賞罰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

者故常以少擊衆而所鄉無不靡與士卒同寒飢勞苦
而又分功與人未嘗自言安連之戰方被創甚鬬冠且
至即挺身以前衆莫不爭為用間嘗獨被髮面銅具馳
突賊圍見者為之辟易今丞相韓公琦故資政殿學士
范公仲淹同秉武節經于西邊公時為裨將殊為二公
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為將者不可不
知書匹夫之勇無足尚也公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漢
以來成敗之迹槩而能通公為涇原招討起居舍人尹

洙知渭州與公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談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過其後洙以貶死為周旋其家事唯恐不及其從真定道過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令庭遂燕故老於蠡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中令之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秉樞於朝奉兖國太夫人膝下日舉觴于堂間又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且士飲者多死忽一夕

泉湧于郊汲之甘洌遂濟其軍此非誠所感邪公薨之
初詔衛公柩歸殯京師其葬也寵以鼓吹旌輅送于都
城之西又勑所過郡治道上共具發材官輕車至于西
河卜用嘉祐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祫饗恩加贈
兼尚書令臣嘗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
用兵者也又考前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者其出靡不
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夏南平嶠外未嘗不擇形勝整
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摧兇陷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善

夫臣洙以謂有古名將之略豈誣也哉公娶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諒三班奉職蚤卒次曰諮西上閤門副使次曰詠内殿崇班閤門祇候次曰諗内殿崇班次曰說東頭供奉官次曰諫内殿崇班說諫早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禁曰擣尚幼銘曰

汾晉之氣　鍾于崆峒　有如其人　武襄之雄

始來京師　感慨從軍　以節自發　孰莫不聞

元昊雄姦　歸節塞下　西邊用兵　露甲在野

公出大里　至于杏林　奇謀縱横　以讋戎心
上顧將帥　威名無如　來汝陪予　秉國之樞
盜起南荒　乘邊弛防　陷邕圍廣　妖雰以猖
公於上前　憤然請討　賊失崑崙　膏血原草
還服在廷　越茲累年　夙夜乃事　匪圖弗宣
將相出藩　年甫五十　公不復還　天子為泣
生莫與榮　沒莫與哀　彝常之載　其績有來
有勤其初　有大其後　書德於詩　以質不朽

种院使世衡神道碑　　　范仲淹

公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略陜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發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

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曽不畏憚與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自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霈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馬牛皆大足自玆西陲保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

署故寛州為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俄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嘗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奬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清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

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之流轉歲
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
守之具不煩外計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
湯餌常戒以箚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令翰林承
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
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
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
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蓄

官募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鞍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恐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子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

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諾爾阿倔僵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髙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氷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至蹵而起之諾爾阿大驚曰

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諠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罰爾族者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募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僣受偽署如罰留族者百餘帳咸股栗請命納其所得文劵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

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
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
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
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
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
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
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
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

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密藏康諾爾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欵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

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
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歴五年正月七日甲子
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
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曽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
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
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
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髙徳純太宗朝再詔以
事親不起真宗徴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

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
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
又監京兆府渭橋倉卭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
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祀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
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
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
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毫黠莫不歛手其嫉惡如
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

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
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
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污君
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
内為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
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
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搉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
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

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僉著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
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寛州之請君少尚氣節兄弟有欲
析其産者君推資産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涖官能
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象而享事之及終吏
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
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占文雅純篤
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詒試將作監主簿曰
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力

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殖教弧矢撫養士伍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其諜得行會君已歿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公　出于賢門　吾志必立　吾力是陳

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　還自瘴海　試于塞垣

權以從事　意其出人　悍虜之患　又邊之民

夙夜廼職　星霜厥身　生則有涯　死宜不泯

邊俗祀之　子子孫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六　宋杜大珪編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范鎮

熙寧六年三月辛亥東平呂公薨于管城之第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太尉録其子孫有差太常考行遺愛在民曰惠恭明其德曰穆易其名曰惠穆曽祖殿中丞諱龜祥追封魯國公祖大理寺丞諱蒙亨追封韓國公父太尉致仕許國公諱夷簡追封楚國公皆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馬氏追封魯韓楚三國太夫人國朝吕氏顯者十五人而公家與有七人文穆公實相太宗真宗而文靖公相仁宗公又為治平熙寧樞密使其從父昆弟為學士扈從出藩鎮者更進於時於戲其盛矣乎昔之賞延於世不顯亦世以言臣下能世其家可以推見當時用人之美其光烈焜耀於其後者蓋如此公諱公弼字寶臣初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累至大理寺丞召試禁林賜進士出身歴

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同判太府寺尚書祠部通判鄭州吏部南曹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為三司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為河北轉運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慶歷以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臣契丹既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疲於轉餉公始通御河轉粟塞下減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壯城軍專版築之役義勇之惰弛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

縣官之用方是時河決累年泛濫為民患乃修鄭固口順其性而疏道之河遂安流滑州以河漲來謁急且求假揵梢而僚官難之公曰彼急矣尚可以鄰路拒之邪隨其所須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年除民之逋負凡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為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内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髙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自文靖公號稱善治而公兄弟三人

相繼皆有聲世以為美談俄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辭不拜留充群牧使契丹祭奠使復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徙鄜延路知延州羌酋異時亡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即檄宥州取之斬于境上終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為群牧使判尚書兵部提舉醴泉觀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為政者務威猛為擊搏以操切之民有輕犯

則移鄉甚者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籍移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貸還之而一切鎮以寛簡人心大安歲屢豐穀賤至傷農軍食不售公為高其估數價適平乃止故農不傷而軍食得售人益喜乃相與請圖公之像為生祠公拒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群牧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文移填委若不可究者公為之以閒暇一日奏事英宗顧謂曰蔡襄時訴訟不即決事多留卿何以處

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慢失殆言者妄爾帝
素知公才由是又知公為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
帝始親政言事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陛下耳目而
大臣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
宜考其言視其所行事而進退之則下情通而聰明無
所遺矣又請陳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覽之命邇英進
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今上即位
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教三

班入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畧才武然後任以官
異時北兵戍嶺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
旅戍河壯者冗食公上以京東武衛如陝西土兵之制
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壯義勇為五而以其一最優者課
其養馬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合或合
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為令者率如此有欲合
鄜延環慶為一路者公言東自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
凡二千二百里而遥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為援乎議

者又欲下邊臣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以諉邊臣不
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為御史中丞公以為門戸之
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上以至公之意申諭之再三
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為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路
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人數寇邊朝廷患之遣
大臣宣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既而獻計者言乘其
不意出兵必有功遂取妻城 之又築三寨開荒堆道
綏銀屬之麟州既又檄太原調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

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糧道偶伏將何以繼之永和闗回遠雖違期可無後虞遂出永和闗而神堂椄兵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為有先識其猷計者又欲增堡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闊不相維制守之固未易也奈何增堡障以重自困邪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妻不能守舉三寨悉棄之如公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冒恩為多公言諸道

兵會妻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
得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為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
二府裁定遂殺其恩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
言事不素慮而起倉猝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
遂得薄責俄請知鄭州會朝廷有事于洮河乃拜公宣
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既至董氈用舊事貽
公以書且稱勑公遣謂曰若藩臣安得妄稱邪董氈皇
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洮

河降附者又以萬計乃建熈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為無功固辭不聽俄以疾請内徙除判河陽遣内侍將髙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太一宫使使便輔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葬于懷忠里先公之塋公資孝友而器宇深博家居未嘗妄喜怒服則讀書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為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恥言人過及遇事則必争無所回屈處

大事雖甚遽常從容若有餘而治邊尤不憙生事務安
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餘人往往為名臣其間有
未之識者自真皇帝題文靖公名於屏風以遺仁皇仁
皇帝復題公名於殿柱以遺英皇故其感慨瘁盡謨猷
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旱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
可以聖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
務虛文而無實不可不察察之則天應旋至矣前後諷
切甚多常懇懇出於忠厚然慎秘人莫得知及樞密之

制下其畧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者然後天
下之人知公為有言也娶扈氏贊皇郡夫人再娶王氏
清源郡夫人皆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
彦尚書庫部員外郎希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
而希逸希仁又先公以亾希明尚幼獨希彦好學有吏
能為公所器愛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韓忠
彦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紀次繼室忠彦次許嫁光禄
寺丞趙元緒孫四人淑問大理評事善問淵問並太常

寺太祝請問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舉中未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彦奉公之狀來求銘銘曰

姜姓自古　得胙於呂　太公封齊　遂荒東土
維申及甫　為周卿士　崧高之詩　既好且肆
宋興百載　愈顯益大　維公之門　國相者再
伯祖皇考　三朝倚賴　民富于內　兵偃于外
維文靖公　實相仁宗　緝熈彌縫　致平底隆

有德有功　有初有終　廟享之從　見于歌工
慶流源源　澤被後昆　維公之生　氣直而温
規為設施　無所不宜　匪急而集　匪嚴而威
外臺將輸　阜康是圖　國裕於用　家豐有儲
方面翰屏　慎重鎮静　有懷者思　必信維令
廟論和壹　樞機精密　出入始卒　周旋如一
公訃上報　維皇震悼　大用未究　胡不耆耄
神崧之原兮博大且長松栢森成兮林林蒼蒼附于

先公兮永固以藏福流無窮兮子孫其昌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范鎮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既沒之十九年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范文正公所為銘文求文於鎮以為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陽鎮適受命為新安主簿一見于京師其後不與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已大畧於士大夫之傳以為公天資忠孝篤善好學通敏有籌略以是起縣主簿至樞密副使歷事二帝

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幾於先事建言朝廷欲
奮厲有所立故常得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
守禦應敵者未有遺策而大將劉平右元孫敗于外城
幾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故君子以為公之所欲為者
甚壯而上亦非不用公遭時不幸故止于此然劉石之
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去延州也范文正公承其後
得公之事為詳及公之没而誌其墓則推其功為能全
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幸之中猶能有立如此此鎮

所聞於人者而考之於其行狀墓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曽祖諱仁恕事後唐為校書郎從孟氏辟于井門卒與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終于家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祖考諱從龜事蜀為刑部侍郎入朝終於左屯衛大將軍累贈太傅考諱德隆以太傅蔭為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三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質衣為資使公就學公幼而警悟咸平

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改筠州從事秩滿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主簿張公詠過洛聞其所為賢之書公姓名屏風遇人輙以識否為問至是張公鎮淮陽即引公為倅未行會冦萊公出守洛陽奏公為留守通判詔從萊公辟二公於天下士少所推與而爭欲得公為僚朝廷以此知公可用尋召判三司開拆司改尚書屯田員外郎天禧中河決

滑臺齊魯皆被其害朝廷發兵萬人塞之不給則命調發丁夫邑官荷校督役嚴甚山東騷然上患之使宰相與三司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為能詔除京東轉運副使公至以為民愁無聊令急之愈怨作愈不力不如一寛之與民緩期民皆奮曰公長者無敢後先期而河隄成即拜度支員外郎河北轉運使舊制以重估募民入粟於邊而縣官常苦其費公視德博間民有餘穀乃斂諸州緡錢以平價就糴而官自漕致于邊至今以為便是

時陝西邊食不足農民皆遠輸塞上朝廷以為憂徙公轉運本路公建議以池鹽募民入粟于邊而農得以休就遷兵部員外郎召拜户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逾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遣公安撫公親見其酋長諭以逆順利害即皆首服願守約束如舊還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以奉使契丹還加龍圖閣直學士公為三司使號稱職上知其才擢拜樞密副使歲餘

丁太夫人憂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
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宮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章
獻太后有意修復兩府廡封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
者公揣知其意即抗言先帝朝以此空府庫令一夕為
灰燼天意可見如幸其存而復興民將不堪臣以為存
不如亡群公皆助之太后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翼
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戸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
兆府是歲諸道旱蝗疾疫関中尤甚公自減廪食以為

民先富人皆爭出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染疾不悔移鎮河陽公既屢受任陜西出入邊徼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元昊果反天子思其言即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為延州西夏咽喉而戍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舉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為意一旦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

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守者纔數百人老幼皆登城公以身先之賊圍愈急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没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禱于州南嘉嶺山之神會暮大雪賊暴露不能軍乃引去城卒以完朝廷聞之封其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吏民相率守闕訟公無罪天子亦知之故一歲間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

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糧草至鎮歲餘以邊食足而民不勞加尚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屬公公命討且降之盡獲是歲許汝大蝗獨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尚書慶歷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八上為廢朝贈賻加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于洛陽金谷鄉宣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尚書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陜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仕皆早亡曰宗師宗賢並為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禄寺丞吴安度次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唐諲次適屯田員外郎韓繹孫八人宗本尚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尚書虞部員外郎子儀太子右賛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奇光禄寺丞子淵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

廢有集五十卷其在樞府嘗繪尚書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舉者後皆至公卿世以為知人大將狄青初為散直肆麾下坐法當斬公貸之卒為名將平居無事常欲為久遠計尤惡輕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審疏以為急而用之緩而棄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為邑佐構亭於縣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銘曰

嗟我范公　其先太原　從主于蜀　崎嶇艱難
遭時不祥　再世不顯　集為我公　碩大光明
初仕于洛　有駿厥聲　時之望人　惟寇與張
公之所從　為彼得喪　用公京東　東人以紓
用公河朔　邊廪告餘　公在關中　帝不西顧
化鹽為糧　農不釋畝　公還京師　羌叛于西
公出西撫　羌拜其馬　召還三司　屢試有成
公在樞府　亹亹六年　自陜徙雍　復臨河陽

羌飽必叛　以詔天子　公言卒效　寄以西鄙
二帥殞顛　城賴公全　公斥不許　民為號寃
天子知之　旋踵用公　繼守三鎮　有光于終
天錫之報　子孫滿前　以沒元身　克多歷年
嗚呼賢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七　宋杜大珪編

周侍郎沆神道碑　司馬光

周以國為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為深州司法參軍契丹覆深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大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

常山縣太君君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中上第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簿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渤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郭民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撤室收吏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公為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税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

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鹽鐵判官召還改江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經畫辭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與之确

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除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為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朞年或再朞乃代去再朞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朞年為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歷以

来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
終不能禁公乃命髙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
為度支副使儂智髙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為西路
安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
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爾敢不究宣
天子之澤以面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
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歳不還者皆聽
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

年召使復業有已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
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
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陜西都轉運使未幾改
河北初河自横隴西徙趨商胡西
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李仲昌者建議
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横隴故道用功省
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國家近議塞
商胡計用薪蘇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

令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計共是一河其塞
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故為小計以求興役殆
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
必不能容且横隴下流自河徙以来填閼成高陸其西
隄粗完東隄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
曽不及十分之三濵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户就使
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横潰泛濫齊博徳棣濵五州之
民皆為魚鼈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

壅河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髙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水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知公議為是公又上言民惟水災皆結廬隄冢糧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臣不敢竊取為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收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徙河東都轉

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抵重法公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院兵部太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鹵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專之因託以力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即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為館伴詔取書入置樞前使者固請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絰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

使至柳河而還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違命於先
帝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是時
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它語以問使者使者
出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兄事
南朝矣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路安
撫使士俗多棄親事浮圖公案籍閱其不如法者皆斥
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以疾辭位治平四年
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家年六十九

公為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姦衛良摧彊撫弱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聞民間猶思咏之以為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旋鞚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争先道稍閒公躍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為安衆亦不能易也所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為虧除不盡

縄也有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斂衛送或無歸者則為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懍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先公即世三男華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来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歳十月已酉葬於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壽狀公

之功行以授某命為之銘某昔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　德盛道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温

公正衣冠　嚴不可干　施之於政　乃仁乃寛

吏畏而悛　民思不諼　款銘垂美　以告後昆

趙樞密瞻神道碑　　范祖禹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

事五年三月丙寅薨於位年七十有二訃聞皇帝太皇
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襚加等贈
右銀青光禄大夫諸孫奉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其年
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誄公行而
銘諸墓其孫又以狀請於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
元祐之初太皇太后保佑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
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
海内歡欣震動歌詠聖德如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

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沒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歧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令為盩厔人公少力

學以行義髙鄉里登慶歷六年進士第初任為孟州司
戸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裹
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陜州夏縣作八監堂書
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
今稱誦之以秘書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漑以
絶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
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汶川因條著其
詳為西山别録及煕寧中朝廷經略西南就公取其書

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陜西招撫蕃部公言唐用臣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

數起公請易置曹僕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入對力言
乞追還昭明等不則受顯逐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
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內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
詳擇以聞帝從之先是六月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禮
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對辨以定邪正
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
王為皇三夫人並為后公杜門請罪翌日詔令速赴臺
公懷侍御史敕告納帝前乞去職詔還其敕告公又上

疏以死爭之劾議臣與中人交結惑母后降手書反欲歸過至尊自揜其惡其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帝問濮園議公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二父非典禮帝曰卿嘗見朕言欲皇考濮王乎公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帝曰此中書過議朕自數歲先帝養以為子豈敢稱濮王為皇考耶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日陰晦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褒尊濮王乎

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
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帝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
不決者久之會建議者言於帝以為難與言者並立於
是呂誨等皆罷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閤門
趣公入對復懇請帝曰卿欲就龍逢比干諫爭之名乎
孰若學伊尹傅説留以輔朕之不逮公皇恐退上疏曰
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
之譏章又十一上遂出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神

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
獄熙寧三年入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帝問
曰卿為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
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
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為重欲公助
已使其徒隂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是
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
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為

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子恃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劵是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陜州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宫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拜户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

開國侯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令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公曰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梢木二千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令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

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敵冦不止公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北人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爭之卒詔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御敵國以大信為本朝廷既爵

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無犯王畧之罪何詞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又乞廢渠陽軍紓荆湖之力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為憂及薨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寛仁愛人惟恐傷之色温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為勇若賁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澈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為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

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兵部郎中晃之女賢淑孝敬配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歿追贈益昌郡夫人子四人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某早卒彦詒太康主簿皆强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六人基郊社齋郎垂假承務郎堅右承務郎壁㙛堅未仕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戫戩公所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録一卷惟公在仁宗之世為循吏事英宗為争臣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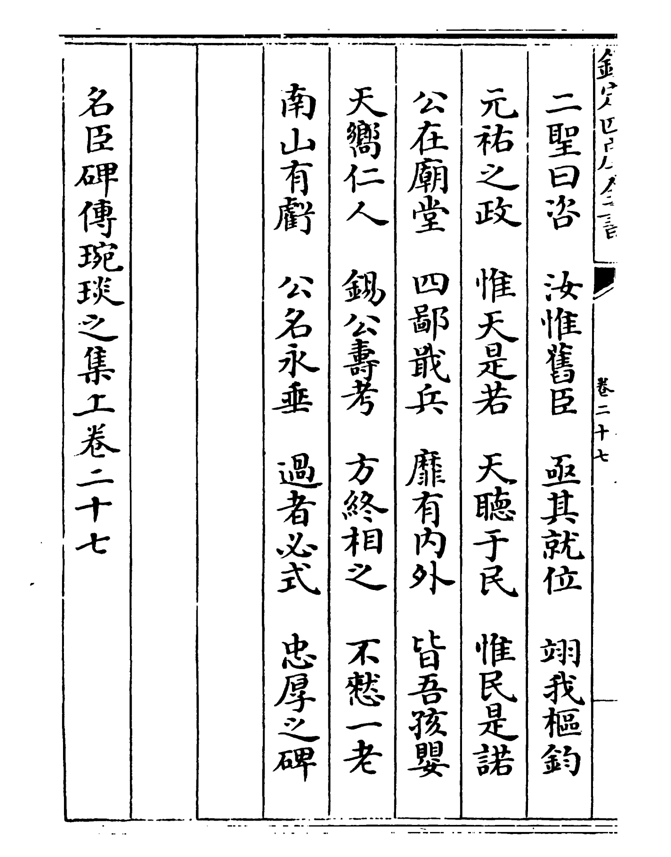
朝出處以義二聖從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攷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於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　惇德有容　遺我後嗣　實自祖宗

在仁宗時　公始試吏　民曰父母　来予攸墍

簡于英宗　正色匪躬　帝欽良臣　曰惟汝忠

爰暨神考　公心如一　言有違從　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　汝惟舊臣　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
元祐之政　惟天是若　天聽于民　惟民是諾
公在廟堂　四鄙戢兵　靡有内外　皆吾孩嬰
天鬻仁人　錫公壽考　方終相之　不憖一老
南山有蔚　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　忠厚之碑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七